

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不是空洞的口号，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国人民心中。

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

——习近平

百年渔家梦

一群红嘴鸡振翅跃起，一路南飞，萧萧鸣叫声在苍青色的天空回旋激荡。

每年冬天，这种候鸟都要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返回北纬32度以南的繁衍地。

寒潮、气流、天敌，无法阻挡迁徙的脚步，更无法斩断逐梦的翱翔。它们一次次张开双翅，时而盘旋，时而俯冲，奋力掠过苍翠险峻的高山，飞过巨浪翻滚的江河，穿越6000多公里重返生命的起点。

在这里——太湖岸边，有一群生于斯长于斯的渔家人，如同这憨厚、坚忍的红嘴白羽精灵，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悠悠百余载，他们用生命守护着三万六千顷的湖水，用双手构筑求生、脱贫、致富、共富的梦想。

冬日暖阳下的太湖，平如镜面，波光粼粼。这载舟覆舟的湖水，这盘旋低徊的红嘴鸡，见证着渔家人曾经的苦难与挣扎，礼赞着今天的荣光与梦想。

（壹）

“七扇子，七扇子……我回转哩，回转哩！”

“火，火，七扇子，七扇子……”

老人睁开眼晴，望着远方，又缓缓合上。一滴浊泪，从爬满皱纹的眼角缓缓滑落。

“姆妈，是七扇子，您回转哩！”

“七扇子，还落豁（在），还落豁（在）……”

守在床头的汉子，伏身抽泣。

老人，叫陆阿寿，82岁。

抽泣不止的，是她的长子，朱洪祥。

来南太湖生活了四十余年，母子俩乡音依旧，一口软糯地道的苏州腔。

洪祥的思绪，随着弥留之际的母亲，飘向远方。

阿寿念叨几十年的场景，在眼前一个个回闪：

——满仓归来的“七扇子”，乘风破浪。浓郁的鱼虾腥味，引来鸥鸟翔集，一路随船低飞，争相啄食嬉戏。

——两艘“七扇子”，并肩而立，盛装出场。船上锣鼓喧天，喜气洋洋。一对如璧新人，行礼对拜。蓝天白云之下，门当户对的渔家人，新结了儿女亲家，幸福欢畅。

——敌机轰鸣，湖水呜咽，渔家梦碎。炸弹如雨点般落下，“七扇子”厄运难逃，火光冲天，数代家业毁于一旦，从此流离失所。

……

“‘七扇子’，一家人梦开始的地方啊！”洪祥喃喃自语。

母子嘴边的“七扇子”，大名七桅帆船，因船上竖有七根粗大的桅杆而得名。船身长24.85米，宽4.96米，吃水1米，载重60吨，是太湖历史最悠久的渔船之一，也是国内淡水捕捞船家族中最大的渔船。

传说这七桅帆船起源于南宋，是民族英雄岳飞统帅的水师战船。船身巨大，抗风抗浪。战后化身渔船，可在开阔水域全天候捕鱼，逢多船产量高。

七桅帆船，象征财富和身份。太湖渔家，世代以拥有七桅帆船为傲。

阿寿的先生，姓朱，江苏苏州吴县人民。朱、陆两家，世代在太湖捕鱼为生。到父母一辈，已攒下股实家业。

阿寿与先生，出生在太湖巨无霸“七扇子”上。十六七岁时，两人由长辈主事成婚。先生家兄弟六个，30多口人生活起居都在一条大船上。日子简单富足，其乐融融。

好景不长。1937年，日寇进犯，“七桅帆船”毁于战火。公公无力再撑家业，令六兄弟自立门户，各奔东西。

先生与阿寿，驾着小帆船，开始风里雨里讨生活。

先生排行老三，素来体弱，不擅渔事，日益困顿。不久疾病缠身，30多岁扔下孤儿寡母，与世长辞。

渔家的活计，多靠体力。身形娇小的阿寿，拼尽全力讨生活。天不亮，睁开眼睛就干活；半夜里，耗尽最后一分力气才躺下。

三九天，太湖里的西北风赛刀子，直透船板往舱里灌，往骨头缝里钻。阿寿带着几个孩子，穿着单衣单裤，光着脚，站在冰冻的甲板上捕鱼。孩子脚嫩，长满冻疮，裂开口子，鲜血直流。

太湖里的鱼虾不顶饿，阿寿省下每一粒米，给孩子填肚皮。没米做干饭，阿寿净烧粥稀糊糊。孩子们吃得干干净净的碗，阿寿舍不得洗，先用舌头舔一遍。烧粥的锅子兑上水，汰洗的汤先喝，再用舌头舔干净。

“姆妈这辈子，不容易哎！”阿寿的苦，点点滴滴刻在洪祥的心里。

为了活下去，为了吃饱饭，穿暖衣，阿寿驾着小船带着孩子越走越远。上世纪50年代，从北太湖一路南下，横穿太湖，落脚滩涂成片、芦苇丛生的太湖南岸，糊口度日。

1960年，那个寒风乍起的秋天，为支援浙江省水产业发展，苏州市政府动员征迁36户渔民，从苏州吴县太湖公社迁入湖州渔业联社，成立小梅生产大队。

阿寿一家，成了大队的首批入户者之一。

朱家六兄弟中，从江苏南迁，落户南太湖的，独老三家这一支。

（贰）

“救我，救我，救我……”

“哥，救我，哥……”

……

凄厉的求救，如一柄利剑，刺破急风骤雨，又瞬间被吞噬淹没。

绝望的呼喊，像一张无边的大网，将洪祥团团围住，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1958年的那个黑夜，台风骤至，太湖怒吼。

洪祥带兄妹，仓促应战。

怎料一个浪头打来，在船尾舀水的么妹，被卷落湖中，挣扎、沉没。18岁，花一般鲜活的生命，陨落茫茫黑暗中。从此，阴阳两隔。

“都是命啊！”么妹离世，阿寿没落一滴泪。

风里雨里讨生活，渔家人没有悲伤的权利。

捕鱼，是靠天吃饭、靠风发财的营生。大风大雨的日子，渔家大都回港避风，船一停十天八天。

洪祥抬头看看天色，依旧平静地把船开出去，满满当当地把鱼捕回来。一次次的死里逃生，洪祥学会了看太湖“脸色”吃饭。

三伏天，日头毒辣，出次船脱层皮。台风暴雨抬脚到眼前，一不小心就是灭顶之灾。

三九天，天寒地冻。太湖里一个浪打到船上，就是一条冰棱。

不是不怕，洪祥没有机会害怕。

不是不累，洪祥没有理由休息。

父母共生养四男两女。如今，只剩得洪祥和弟弟。

长兄如父，洪祥明白。离租吃饭，何来容易。

人力控帆的年代，风向、风力是行船捕鱼的关键。刮风落雨，船速最快；寒冬腊月，鱼群少动，越是好时机。

看天、识风、辨水流，洪祥的本事，在四乡八里是一等一的好。

水里游、天上飞的生灵，无不成为洪祥的朋友。

鱼群集聚的地方，红嘴鸡最敏感。此类鸥鸟，红嘴白羽，身形矫健，憨厚灵动。飞累了，在船头一呆半天不动，渔人戏称其“呆鸟”。“呆鸟”不呆，自带吉兆。捕鱼起网前，如“呆鸟”成群盘旋，此网必定高产。洪祥出船，“呆鸟”定前来“护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太湖水质佳，渔业资源丰富。洪祥出船，船舶满载而归。产量年年位列大队里前三，是远近闻名的高产户。

洪祥为人认真，做事有板有眼讲规矩。

早年捕鱼，没有冷藏技术。捕获的鱼，需尽快分类晾晒，以防变质。

鲢鱼、银鱼、白虾……什么时候翻身，晒到几分收

起，洪祥自有一套规矩。

没晒干晒透的鱼虾，绝计不卖他人，更不交与公家。有人乱了规矩，无论是谁，洪祥都会急。

1976年，受人尊敬的洪祥，当上了生产小队队长。

落户南太湖后，洪祥与弟弟先后成家，生活在一条四桅帆船上。

兄弟齐心，日子大有起色。

一家人吃饱肚皮不成问题。只是母亲阿寿餐后舔碗、舔锅子的习惯依旧。

兄弟俩的7个孩子，冬天再不挨冻，过年也穿起了新衣裳。

船头船尾笑声多了，洪祥的心思开始活络了。

船上没什么娱乐，7个孩子闲得发慌。每次船一靠岸，像出笼的小鸟，凑在一起打弹珠、滚地龙、抽陀螺。

相比逼仄、晃荡的渔船，开阔、平静的陆地才是过日子的好地方。

“想上岸，先识字。”洪祥兄弟俩寻思着，把孩子们送去上学。

岸上没有住房，把孩子寄在远房亲戚家，走读丘城山上用渔改房建的小学。

1975年，洪祥最小的儿子玉林，12岁。哥哥、姐姐们超龄了，只有他跟三哥进了学堂。

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过。玉林跟小伙伴，每天守在太湖边，等着自家渔船归来。

（叁）

“去哪儿？”

“回船上。”

“为啥？”

“读不好书，回转柯鱼。”

洪祥背起铺盖，闷着头往外走。14岁的玉林，默默地跟在后头。一路上，父子俩再说一句话。

从丘城山走回小梅口，不过几里地。这一路，玉林走了好久好久。父亲沉默的背影，玉林记了一辈子。

重返渔船，玉林发现，太湖变了。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到太湖边。

小梅大队开始制造水泥船，用挂浆机械作业。马达声日夜作响，鱼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上世纪80年代，太湖里的银鱼，收购价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普通渔家，一条船一年能赚10多万。

1984年，梅子漾、小梅口、丘城山三个自然村组成了最初的小梅村。

村里一鼓作气，先后建起了织网厂、造船厂、冷冻厂、鱼类加工场……

小梅村迎来高光时刻，稳居乡里首富宝座。

洪祥留下长子大根，继承家业，跟着自己开船捕鱼。其他子女，责其成家后，自谋出路。

儿女女婿，跑起水上运输。老三学了机修，改吃技术饭。

1986年，小儿子玉林，婚后考了驾照，进小梅村绳网厂，开起了大货车。玉林车技好，脑子活，不久被厂里选中开小车。跟着领导四处灵事面，长见识。

洪祥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村里别人家富了，上岸置地造大房子。

洪祥的儿子却跑到城里头，掏几倍的钞票，买几十平方的商品房。

兄弟心里的账明清：买房可以落户。落户，有了学籍，可以到城里读书受教育。

子女没书读，不能让孙儿再受这般苦。洪祥心思也笃笃定。

小孩受教育，玉林最上心思。儿子良荣长到5岁，玉林就让他上了城里的幼儿园。妻子建仙干脆辞了村办厂的工作，在城里找了个活。白天上班，晚上带娃，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小梅村的渔家人没有想到，市场的大潮，远比太湖水汹涌。

1993年，小梅村绳网厂转包私人经营。后因经营不善，宣布倒闭。先后倒下的，还有村里的冷冻厂、造船厂……

4年后，玉林的发小，伯冬走马小梅村村支书。彼此，村里已负债累累，账面上只剩13.5元。

伯冬上任，“烧”了第一把火——筹建水上湖鲜一条街，帮乡里乡亲找条致富的新路子。顶着压力，伯冬抵押了自己的一套房，筹资10万，创办了第一家餐饮船。

“太湖里长大的人，村里的事体你要管。”伯冬想到了玉林，把他喊回转。“你带个头，一道闯一闯。”

头脑活络的玉林，小日子正过得优哉游哉。绳网厂倒闭后，玉林“尝鲜”跑出租，成了湖州城里第一批出租司机，先后买了两辆红色夏利轿车。自己开白班，晚上出租他人，一人赚两份收入。

“伯冬对我有恩，这忙得帮。”玉林与建仙商量，卖了城里的房子，回到太湖边开起了“船王大酒店”。酒店阔气，建在一艘3层高的大船上，长33米，宽12米，营业面积达970个平方。

玉林夫妻会做生意，客人一拨一拨地跑来。

小梅村人见状，相继靠岸泊船。最兴盛的时候，太湖南岸停靠了24条大船，形成一条独特的水上餐饮湖鲜街，生意红火。

乡里乡亲，沉浸在水上淘金的喜悦之中。

这一年的夏天，朱家还出了桩大喜事。

老大大根的儿子，长孙永良，考上了宁波大学。

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洪祥面上有光，笑得嘴巴半个月没合拢。

（肆）

“老伙计，你也老了？不中用了？看不家了？”

“桥丁鱼，你个调皮鬼，躲去哪里了？”

“呆鸟啊呆鸟，你啥时候回转看看啊？”

……

子女生活顺趟，洪祥松了口气。辛苦了一辈子，人是闲下来了，心里却有点着慌。他常常坐在船头，望着太湖喃喃自语，一呆就是半天。

洪祥家的一天，是从早上给渔船“洗脸”开始的：拿拖把用湖水擦洗一遍船身，以免露水残留。可现在，湖水散发着腥臭味。汰衣服、汰菜嫌脏，冲甲板嫌臭。

湖里的水一天天泛黄泛绿，洪祥心里明白：处了一辈子的老伙计，不是老了，是病了！这病还不轻！

上世纪80、90年代起，南太湖岸边“大烟囱”增多，纺织厂、水泥厂、造纸厂等高污染企业逐渐聚集，污水直排太湖。

小梅港边先后建起的太湖山庄和太湖乐园，一年内向太湖直排污水5万吨。

太湖还接纳着来自东、西苕溪的采矿、工业、农业以及生活污水，水质严重下降。

据市环保局测算，石矿企业清洗石料，太湖淤泥沉积，河床在35年内抬高了两米。

水体生态退化严重。接踵而至的是，渔业资源迅速萎缩。

银鱼、鲈鱼、白虾——“太湖三宝”断崖式减产，价格一路走贱。桥丁鱼等鱼种，都已绝迹。

忧心忡忡的洪祥，照例随大根在太湖里捕鱼。机帆船、飞机网、高路网……年轻人倒腾的设备越来越先进，捕到的鱼却一年比一年少。

曾经盘旋湖上，成群成群的红嘴鸡，飞走了，难觅踪影。

“太湖的病，我洪祥治不了，小梅村的人都治不了！”

一辈子不惧风浪的洪祥，竟慌了神。

再回太湖边，钞票是赚到了，玉林烦恼也不断。

良荣8岁时，玉林托人帮择校，挑了城里最好的小学。学校离家远，全靠夫妻俩接送。

开店后，城里房子卖了，良荣只得跟着住船上。天不亮就出发去学校，晚上摸黑才到家，一路上全靠自己。刮风落雪，天天如此。

店里人手紧，排单买菜、上灶炒菜、点单结账，玉林夫妻俩一刻不停歇，一步走不开。良荣读书的事，完全顾不上。

更要命的是，太湖富营养化日益严重。进入新世纪后，蓝藻开始大面积爆发。

曾经让人流连忘返的太湖，变得臭名远扬。

太湖岸边，弥漫着浓重的腐臭味，兴冲冲前来的游客，没了吃饭的欲望。

临湖而建的游乐园、宾馆，生意日渐惨淡，几家饭店相继倒闭。

开店容易，守店难。湖鲜一条街，也渐渐少了往日的人气。

玉林想着，得再找条新出路！

可明天的路，又会在哪里？

（伍）

“阿爹、姆妈，朱家有福！朱家有福噢！”

“朱家的子子孙孙，再不用‘三面朝水，一面朝天’！可以放心喽！”

……

离船登岸时，洪祥想起了阿寿，眼角发酸。

朝着太湖另一面的老家苏州红浮山，洪祥弯腰叩拜。

都说叶落归根，在船上住80年的洪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把根扎到地上，圆个上岸梦。

洪祥感恩，这是托了贵人的福，托了国家的福！

当年太湖病重，愁煞了“靠湖吃湖”的洪祥一家。

太湖这病，谁能治？洪祥、大根、玉林，想破头皮也没找到答案。

倒是刚上大学的小孙子良荣，说：得了病的太湖，只有政府能治，只有国家能救！

良荣打开电脑，搜索出了一串数据：

1991年、2005年，国家先后启动两轮太湖治理工程。

1998年，国务院有关部委会同苏浙沪两省一市，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水污染治理运动。

2006年，一位贵客的到访，为南太湖的治理按下了快进键。那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湖州考察南太湖开发治理。在太湖边，他再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求湖州努力把南太湖开发治理好。

太湖南岸先后有12家规上企业先后搬迁关闭，300多个家庭作坊被拆除。沿岸5公里范围内，“产能落后、治理无望”的企业被全部关停，累计投入20亿元。

同样被改变的，还有洪祥一家的生活。

2007年6月，水上“湖鲜一条街”整体拆除。

上岸后，玉林被分到游船公司开画舫，工作轻便。玉林脑筋活，闲暇时和江苏的舅佬一道养蟹，当起了合伙人。一个只管养，一个只管卖。一年里，苦干几个月，收入可观。

洪祥家的喜事，一桩接着一桩。

同年9月，小梅村渔民上岸安居工程启动。政府投资3个多亿，开建占地30多亩土地的渔民新区。

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住家船，渔家人憧憬起城市社区的新生活。这才有了开头洪祥叩拜的一幕。

4年后，梅东花园B区建设完成正式交付。洪祥和子女分到四套房，全家老小住起了楼房。洪祥还看病享医保，月月有补助。

小梅村，这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渔村，成了太湖南岸最后一个渔民上岸的村子，被写入了历史。

南太湖的发展，少不了生动的几笔。

2010年11月，小梅村村口竖了块石头，上面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每次路过这里，玉林总忍不住瞄上一眼。

这块石头有魔力，太湖边“日长夜大”，天天“新簇簇”。

湖鲜一条街，转眼成了曲折蜿蜒的黄金湖畔。特色餐饮，点缀其中。

丘城山复绿。破旧矮房消失了，多了鸟语花香的遗址公园。

原小梅纸浆厂摇身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影视城，大上海的十六铺码头被装到了里头。

月亮酒店、南太湖山庄，高端酒店一家接着一家落户。

龙之梦乐园、太湖古镇、动物园，游乐设施及项目全覆盖。

这块石头有魔力，太湖活过来了，湖水的水清了绿了。

那年冬天，失踪多年的红嘴鸡又飞回来了！

蓝天之下，碧波之上，盘旋低迴，欢畅无比。

玉林舍不得这般美景，在离石头两三百米的地方，盘了个10来平方的店面。自创品牌“朱氏蟹业”，卖起了自家的毛蟹。

（陆）

“这两天，人家来买蟹，都不想用现钞，说是刷个啥……？”

“啥？买东西，不用现钞？那用啥？”

“听说，现在网上生意最好。我们家的螃蟹，能不能到网上去卖啊？”

……

5年前，老江湖玉林碰到了新问题。如今买卖螃蟹，兴网上交易，收款花头透。除了支付宝、微信，还要用网上银行。

玉林和建仙书读得少，见不到现钞的生意，心里发怵。急得一个一个电话，把在外打拼的良荣喊回转。

既来之，则安之。良荣倒也心定，回转后，帮村里，线上线下两头卖蟹。朱氏螃蟹，名气一天比一天大。玉林的儿子，人踏实，肯做事，乡里乡亲谁见了都夸赞。

2017年，村里支委改选。党龄8年的良荣，被选上了村里的支委。办公地点，就在梅东花园B区。

良荣到村里上班，最高兴的是阿爹洪祥。宝贝孙子天天见，有事喊一声就到跟前。

良荣话不多，心思却细密。心里头，揣着两件事。

一个是村里的恩人，雪生伯伯。

雪生跟玉林、伯冬是同学，当年一道在丘城山读书。雪生家里头穷，只供得他一个。兄弟姐妹，个个文盲，全指着雪生能出人头地。渔家人看病难，雪生立志学医。不仅进了城里最好的医院，还成了广受尊敬的大专家。

家里村里人的这份恩情，雪生一刻也不敢忘。兄弟姐妹，乡里乡亲，谁家头疼脑热，都找雪生。雪生跑进跑出，一一帮忙安顿。

雪生伯伯感恩图报的故事，良荣从小听到大。良荣也想学着，为乡里乡亲做点事。

“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进了村文礼堂，贴在墙上。90、00后，研究生也不少了。”良荣跟着老书记伯冬，整理村史。一桩一条，记得清楚。

知识改变命运，渔家人心里明白。2009年，良荣在大学入了党，更觉得重任在肩。他想着，后来者能跟上雪生伯伯的脚步，帮村关照村里人，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娘姆爱娣，最疼良荣。冬天里起夜，在甲板上摔了一跤，急急忙忙送到医院，一句话没交待，就走了。时年62岁。

娘姆走时，小梅村人还没上岸，住家船停在小梅口。从船上送到市中心的医院，半小时不止。

这几年，梅东花园周边配套不断改善。街道里就有卫生服务中心，几分钟就到了。市里最好的医院，也从市中心搬到了新区，离梅东花园近了不少。

为渔家人量身打造的就业、教育、社保、养老等政策，一条一条在推进。

良荣庆幸，娘姆的悲剧，再不会发生。

2019年，长江流域全面禁捕。2020年，太湖南岸所有渔船全部上岸拆解。作为一种生产生存方式存在的太湖渔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但历史留给渔家人的烦恼，还在。

渔家人临水而居，自小盘坐，多发关节炎症。五六十岁起，腿脚就不灵便，弯得像罗圈腿。以前住家船只低矮，进出船舱，只能猫着腰。长年累月，腰就挺不起来。严重的老人，腰椎弯转接近90度。

每天看见村里的阿爹娘姆，在小区里弯着腰、小步挪、爬楼梯，良荣心里不是滋味。

洪祥的家，在四楼。洪祥腿脚不便，每天只能爬一通楼梯。早上下楼，在车库呆一天。天黑了，慢慢挪回四楼睡觉。

今年9月，政府要为梅东花园B区的每一幢楼安装共享电梯，率先在南太湖新区实现全覆盖。良荣听后，奔进奔出，挨家挨户做工作，一心想快点把电梯装起来。让阿爹和村里老人，都实现上下楼梯的自由。

90岁的洪祥，最终没能等到。9月中旬，安祥地走了。

良荣照例奔进奔出，为共享电梯，为渔家人的其他事。

良荣心里，揣着一个共享、共富的梦。

老吾老，及人之老。

（尾声）

“儿子，你看，那里有大船！”

“嗯，奶奶说，停在那里，给游客看的。”

“那是现在。很久以前，太公、太婆，爷爷、奶奶，都住在船上。船，是我们渔民的家！”

“住在船上？吃饭、阿屙拉尿怎么办？”

……

2021年，12月5日。

冬日暖阳之下，65公里黄金湖畔烟生辉。

良荣和6岁的儿子，徜徉在湖边，一问一答。

“告诸往而知来者。”良荣不禁驻足一笑。

蓝天之下，碧波之上，帆影点点。

一群群的红嘴鸡，展翅低徊。

欢快的鸣叫声，在南太湖上空回响。

记者 朱晔